

特此也柴李兩總兵見駐近城操練而糧草無支軍餓馬死卽賊突然犯藩或邀賀總兵于虎皮驛欲遣兩帥驅枵腹之衆疾趨赴援而勢又不能也又不特此也川土兵及守城各兵三萬餘人團聚一城雖領折銀而饑不可食糧無處買卽驅此尪羸乘障堅壁而勢亦不能也時勢至此真窘不可爲而惶惶乎無計可施矣合請本部院裁奪亟催海運之糧前來接濟以救燃眉等因到臣臣不覺仰

天而歎今日之糧草如何處置今日之軍馬如何養活今日之防守如何支持今日之遼東如何存救憂愁恐懼而恨不欲死也向雖牛車夫役難辦而召買海運之米豆猶未盡也近雖召募海運報盡而屯軍入城之糶糴猶有買處設防村屯之糧窖猶有開處也今屯車之入城者又絕跡矣村民之窖盡者又皆逃去而軍馬亦無寄寓處矣去年總兵柴國柱李懷信賀世賢設防虎皮驛等處因無

糧草撤回國柱懷信近城就食今近城村屯亦復括盡而世賢一枝孤兵沿門乞食於古城奉集一帶無聊賴矣卽守城以及川土各兵俱坐困遼陽嗷嗷如一籠饑鳥不得啄殘粒以自飽矣頃報東西合謀抄花等營已與奴賊軟血同犯賀世賢屢稟催國柱懷信領兵往助國柱等以糧草請臣日逼餉司監軍守道及各廳官晝夜趨辦車牛夫役僅及二千輛行令先儘北運各倉糧草亦先儘北發

又無柰無糧無草可以發運而臣竟不敢遣國柱等去城一步也何也世賢已餓困於外何可更困國柱等無救于防援而且有他虞也臣誠不知賊至作何抵當此所以憂愁恐懼而恨不欲死者也臣謹痛哭流涕伏懇

聖明嚴勅中外當事諸臣星夜發運糧草前來接濟救此饑軍羸馬一綫之命供饋北防支撐強賊而無致失悞軍事使臣一人獨當其災也

○兵科給事中薛鳳翔題爲危遼兵逃當問馬倒
有因謹據實直糾以憑

聖斷以重封疆事職連日接遼東塘報稱說夷情
變幻莫可端倪新寨居住之說偏處近地鐵
嶺屯兵之報暗攻瀋陽挾宰賽以結炒花已
飲血酒矣而猶有哄出反攻之說是否真僞
虎慙遣人以探奴寨已被擒縛矣而尚有候
示助兵之舉有無虛實北關殘破之衆已爲
投降朝鮮畏懼之深隱爲輸獻稱報之音譯

乍陰乍陽偵探之伏情倏此倏彼總見腥羶
逞悍戾之性理絕人區犬羊肆驕踞之兇事
出天外故小醜恣其喜怒而他夷岐其雌雄
未有甚于此時者也然在逆酋之情狀千變
則當內以備自固之策而西虜之首鼠兩端
亦當外以行羈縻之術則無如士卒相安而
無逃亾之患也則無如馬匹堪用而無倒斃
之虞也但事至今日以狡酋則飈馳電掣勝
氣愈加以危遠則形困計窮肘腋立見卽

集之甲士桓桓猶恐如摧枯拉朽况舊募之
逃兵落落誰其爲屨及登鋒買款段而計足
充額原非絕塵之驥恣凍餓而昂首長鳴誰
憐噴玉之聲則兵如劉國縉之全伍脫逃馬
如閻鳴泰之餓死過半隳軍容而損國威隋
職業而恣暴戾莫此爲甚職請得以其罪狀
熟數于前惟

皇上試垂聽焉當三路敗衄全遼動搖舊經臣楊
鎬總兵李如栢皆束手無策驚覓莫定岌岌

乎有朝不保夕之勢矣贊畫劉國縉既膺
簡命之榮應效帷幄之筭迺挺身募兵出示勸衆
動之以身家給之以免票一呼而應者萬餘
人就彼時觀之豈不壯哉儻從此招集之後
繼之以簡閱優免之中加之以鈐束更不時
練操以壯其膽終朝倡導以作其氣自當成
一路勁兵爲遼左保障誰其逃之柰何哉始
于輕率繼于苟且終于剛愎自用而莫之遠
慮也人各有差旣與以免票矣又何慮乎無

以爲家人皆爲利旣與以安家矣又何故乎
輕去其主總之其熙熙而烏合也真餓喙之
集敗腐而初不知檢其忽忽而星散也真枉
矢之流深夜而若罔聞知已集之兵旣至望
望而去未招之兵安肯源源而來所贊何籌
所畫何事尚不顧名思義乃可將過作功回
部終非正法優轉作何題目旣當遼事大壞
之後政是賞罰未明之時暴骨沙漠之道將
尚羈崇報之典養癰喪敗之經撫觀望詭冒
之大帥未蒙顯戮之加邊士聞而灰心舉朝
言之短氣而一籌莫展合伍全逃糜糧餉于
虛名貽危邊以實禍者反得寬政及之恐勸
士無此體考功無此法所當速

勅該部議覆從重處分勒令回籍聽勘者也乃若
買馬一節有前年領買五千而買至五千五
百匹且馬皆臆壯銀復剩存還朝猶臚列石
畫若干條曾未聞優遷以示勸至有回京之
束裝惟急過關之給發無聞致解役之草料

滋侵而沿途之凍餓接踵僅存羸馬幾足無
異雞骨支床而曾未聞罰治示懲加之道臣
聞鳴泰滋沉匿于書辦雖料草屢次之叩請
無冊可查積威約于將官卽累月未給之支
需有口莫問此皆經畧得于玄武營馬軍之
號訴搶地呼天該道中軍案簿之吊查至三
至四卽一營而各管可知卽新馬如此而舊
管可知夫以朝廷處置錢糧買馬如此之難
遼陽朝夕枕戈需馬如此之急兼以沿途喂
養解運如此之苦撫臣按臣親驗查閱如此
之勤渠經畧給銀蓋棚凡有倒損責令將官
賠償三令五申如此之諄切而柰何漠然坐
視其饑餓以至于歿雖部覆已經褫職而職
猶不能不追數其罪以顯告中外併祈急下
嚴旨以爲後來者警也抑職猶有說焉兵馬雖各
有司存而主者則本兵與經畧闔分內外責
無輕軒自當表裏同心庶可緩急共濟經畧
處萬歿一生之地原無嫌于昂首疾呼本兵

握居重馭輕之權又何事乎反唇角口所願
兩臣今而後先見莫主成心默化商機務每
資犄角之相維調肯綮無事指臂之橫分況
人有幾許精神幾許力量迺不用之計安危
而用之爭議論安在調五味之合而協八音
之操乎語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
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和之一字政安士卒禦
夷侮之一大窾繫也況今東夷西虜之謀犯
疊疊報聞經畧督撫之需兵紛紛請討黔陽
之士兵已屬烏有楚中之土司亦復狐畏而
畿輔之二萬又公私䟽揭勢難取盈邊噉之
募招皆悠悠延遲急難措手頃聞延綏發兵
之日哭聲遂爲震天卽如通昌已到思逃不
俟終日以此景象人皆效尤兵額不足戰守
奚賴而悞遼以悞封疆悞社稷將有不可言
者矣本兵猶不于此時亟請

嚴旨責成諸臣亟商戶部速發銀兩俾各調募處
所文到卽發隨發隨補庶幾可濟萬分之一

而徒嗷嗷于彼此是非之分亦闡于大計之甚矣昔廉將軍藺上卿未嘗不爭功也而旋負階下之荆韓穉圭范希文未始不如虎也而無失下殿之和則宜僚之九職請爲兩臣効區區焉再照奴氛日熾遼陽日蹙戰則屢敗之氣似難驟復守則財匱之師恐生他變只宜汰兵之稍弱者俟遼事畧有次第便宜屯田爲持久計而卽以車運之牛更番稍疲者留爲耕種之具間奴中歲凶人衆雖所掠金帛不貲而實乏糧此天亡之兆也我能以逸待勞以飽待饑由遼陽而潛鐵由濬鐵而開撫處處有兵處處屯田賊來則守賊去則耕效克國坐困先零故事不出一二年内奴必成擒矣顧天下有治人無治法屯田之事須得其人習于屯田者方可行之則改贄畫爲監軍道更須擇得人聽其練兵之暇卽以屯田委之可也初議朝鮮宣慰之役爲名監護爲實爲彼聲援爲我犄角似亦

天朝一最弊緊事近聞遼中商及駐兵義州種種稱難一慮處兵之難一慮處餉之難一言彼國情願之難一言部道鎮相臨體統之難甚至慮及彼中情形叵測萬一察知而問與不問報與不報之間更有難之難者則朝鮮宣慰之役該部覆奉明旨無容贅矣第其發銀二萬兩付陪臣順帶而去雖恤屬國之情殊失

天朝之體近未知陪臣有無旋歸銀兩有無順發若猶未也以職膚見卽不專使宣慰亦當以銀付經畧差官賞之庶于彼國無煩費之慮而于中朝得聯屬之權此亦當勅該部速爲題知改行者也統惟

聖明賜詳覽施行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奴兵壓境已迫火藥全焚可虞仰祈

聖明垂念呼吸安危趨蚤用人圖治以急救亂亡事年來遼左數城被屠三路大衄其先期皆

有天垂異地吐妖爲之預兆而風霾爲甚昨者風霾之變蔽天彌空且自午至晚從霄達旦慘不忍聞箕子陳洪範而曰聖時風若蒙恒風若儻第示儆于蒙則穆清拔濯尚易消弭若如頻年應在遼事則譚虎色變臣方卧病中不覺終夜徬徨寢不成寐頃臣正具草欲以修禳修救爲請而遼陽火藥焚燒又見告矣夫中國長技獨有火藥遼所恃以禦奴而制其死命獨有火藥乃今奴酋親統兵馬欲犯遼陽而遼所半年來合成之藥轉瞬立盡或放火繇于奸細或天意示以鞠凶皆未可知而遼之爲遼岌岌乎殆矣大抵兵精者既少馬死者復多而餉又糧絕草盡只合利用守不利用戰卽守亦似緩瀋而急遼事在彼中臣難遙度除經臣疏請淨硝淨黃諒水衡自是星速給發臣不具論乃若內修文德用保無虞卽

聖躬違蘇或不便刻下臨朝廷見羣臣共商大計

而閔閔皇皇用人圖治則未可須臾緩者臣
考萬曆二十年正月三十日傳出

聖諭朕思

祖宗時閣臣尚有三四員五六員分猷贊化方今
國事多艱閣務煩重爾該部便會同推堪任
的五六員來欽此夫在二十年前時方寧謐
而視若多艱今之遼事較疇曩播之役倭之
役寧夏之役多艱不啻什伯閣務煩重較前
此亦不啻什伯而僅以獨相任耶以千彈萬
射之獨相任耶以旣被煩言又兼卧病之獨
相任耶在歲丁未一日而相七人今願

皇上俞允

欽點二臣趣之到任仍一面下

明詔再推幾員以憑

聖裁而輔臣方從哲亦就裏相機疏揭愆愆卽如
何宗彥夙饒三禮卿材雅負百揆重望輿情
允協公論攸歸當昨歲喙喙爭鳴之秋若強
皇上以必從令禮臣處此不免進止躊躇勢岐維

谷譬之主人請客有從傍一二牴牾其客聞而肯就否而弓旌幣聘反屬虛拘惟是今日息浪恬波儻

皇上穆然意本由衷特行旤卜輔臣忻然誼隆汲引加與轂推羣囂無競大典自光而又推而廣之于在廷在野但求名德不問方隅庶幾股肱得人而政本有賴則今日之第一急務也至于九列一空興嗟疹瘁三月寒氈之除補平常日逐之推陞姑置勿論卽如夷虜合謀犯遼而遼之各道並缺懸望銓除者眼幾穿矣近地練兵爲固守根本計而練臣與臺省臣共推須之彥欲與共事者穎幾禿矣如此緊切而啓事必須冢卿則新冢卿之當慨然俞允也急乎不急乎餉臣督運到關到岸也已六十餘萬石而遼中只以等待車牛多至停積若董搏宵人運之法及

成祖時三犁虜庭兼用驢隻之法今時勢窮蹙諒遼中必有多方爲之所者而獨是太倉折色

久耻罄瓶寰海銖求又艱竭澤諸所屯田鼓鑄以計經久搜尋補湊以救目前如水衡即華顏所條列字字可行柰計臣耄且病所望新侍郎相與同舟共濟急乎不急乎陣亡優卹舉事已遲藩府助捐旌獎宜速若徵兵轉餉所在騷然斬木揭竿殊厯杞慮下詔罪已慰安遼民父子誠爲緊着想應閣臣具草宗伯頒行頃宗伯正卿無官亞卿無官亞卿又有官而無印補官署印二事急乎不急乎遼

雖邊臣爲政而主持于內者實賴樞臣今各處調募往往抗而不前樞部僅一尚書專以長舌爭勝負不以長慮計安危往臣于額設侍郎外尚欲添設兩侍郎而屢以張鶴鳴爲請今額設如初光宗且以聶肅候代受事無期而楊應聘又復溘然捐逝矣會推填補急乎不急乎司寇三堂並無一有僅以倉場總督兼攝數符雖其材力原自優長精神不無分用目下如毛一鷺所云詔赦無辜爲

天子宣德意亦收拾人心大機括且熟審近矣乃以累總督孑然一身則三堂之補急乎不急乎往歲司空所司不過大工河工諸務邇則以邦土襄邦政諸如遼之衣甲弓刀車輛火噐一切製造運發無不司空是賴而司空僅掌篆一人又推新銓蓋銓部所旦夕需而星火望者則工部卿貳之當並推急乎不急乎夫列卿衙門除倉場戎政而外計六部尚書侍郎共該一十八人而今纔五六人至都通大堂上官共該一十三人而今纔納言一人栢臺尚借代庖棘寺鞠爲茂草淒其光景真有不堪寓目者若臺省寥寥臣向有科額原該半百科臣見僅五人一疏而未復嗟嗟君非獨爲君而已也以臣下翼之始爲君是以相曰腹心卿曰股肱臺省曰耳目皆

主上效一體之用太平則相與都俞患難則相與維護今

主上稱病輔臣又病大僚言官晨星爾爾是臣已

虛貴主亦虛王奴酋窺伺一旦長驅誰爲運
籌誰爲禦侮臣恐憂不獨在遼而在京師縱
陛下欲效幸蜀幸奉天之舉誰與護

陛下尾其後者興言及此墮淚隕心至于上憤印
刃下苦薪積中間層纍而上旣鮮階級之相
近自是接續之爲難破格二字更乃言之諄
諄聽之漠漠如廷臣所推挽熊尚文張我續
胡思伸輩未見作速登庸躋之崇廡劉時俊
卽不以朝鮮往亦須別用而不必壘丞之爲
拘拘外有李植何棟如當日之官階雖異一
腔之忠憤攸同披赤杼丹封事可據近有牛
維曜疾瘞伏

闕慷慨陳言者當作何賜環作何優待以賴其
一臂而展其生平臣區區狗馬之私非爲諸
臣計爲

皇上計也若

皇上玉體稍安更希臨朝商確至于兵餉本折並
匱事急燃眉若捐得數百萬帑金以濟急需

或遼危庶可保耳伏惟

聖明留神省覽施行

○經畧熊廷弼題爲火災如燬孤城益危乞亟圖
就近救援事據監軍道高出右叅政邢慎言
呈前事據撫順管中軍佟接武報稱回鄉男
子供稱奴酋達子製造鈎梯抄米帶領兵馬
器械于本月初十日辰時俱出新寨子到邊
說稱犯搶遼陽等處等情是日正午刻西門
內火藥局裏陡然火起將藥十餘萬斤一湧

震屋焚燒聲如巨雷木石齊飛如天崩地裂
狀局內大房平空揭去木飛墮一里餘地掘
陷一尺餘城西一帶震盪沸屋瓦盡落除
打死軍民倒壞房屋的數聽分守道另報外
兩道隨本部院與按院策馬馳視周回巡覽
見城上樓垣破壞城下墻屋傾圮壓擊死傷
時觸于目哭泣哀號復撤于耳不勝心刺色
灰拊膺頓足而恨不欲死也天意耶人事耶
豈地方劫數應爾耶兩道奉職無狀召此大

災其應黜罷不俟言者獨計火災之作適與賊警報同時有他故亦不可知卽非有他故而此風聲一傳得無爲其所乘而致之速來乃遼陽兵力旣未可恃以無恐制勝之具惟藉火噐而乃突如其來焚真天之不欲存遼也目今李賀兩鎮兩兵旣續發分防柴鎮一營兵在城止一千餘耳此外城守諸兵止外治堤壕內貼城垣早夜辦自己家當期以再二旬而集而忽值天災賊警猝發一時四顧

傍徨將何以支遼之存亡在此呼吸間耳計非急呼救援勢必不濟職輩性命不足惜將如遼城何而天下事去矣合無請乞本部院速賜具題催發薊鎮及山海一帶援兵作速出關恐遠汲無救近涓一面知會撫院遣叅將別鎮帶甘州肅州兵星馳前來協力戰守一面遣麻帥提兵東勝沙河適中處所東西策應一面移會總督遣山海將一員提兵出鎮前去寧前道協守移駐杏塔之間爲廣寧

西勁羣策羣力并舉庶可保旦夕無虞而火藥硝黃仍乞借發近而廣寧遠而山海儘見在者星速解運前來以濟各營急需知亡羊補牢爲計已晚而眼前急着一壺千金不得不出於此也兩道因勢切燃眉憂心如焚草畧具詳伏祈速賜裁奪據此爲照賊兵之壓撫順火藥之被焚燬該職昨疏已經報聞是夜二更時分又據賀世賢稟稱關口達子一百餘騎將探哨撥夜趕回邊上標子不知其數四更又據周守廉差役口報達賊無數進入撫順關口下營等情其緊急又如此或賊防我進勦看我如何因而入犯或與西虜合盟東西並進或見我北路嚴備陽出撫順而假道西虜從長勇一帶入犯不然則以撫順牽我而東出寬髮散于村屯皆防禦之所必至者職已申飭各路謹備惟清髮寬莫無兵可撥止有贊畫新兵在彼實難倚靠卽遼陽城已頽塌兵復怯弱兩監軍道議李賀二總

兵分防柴總兵存城而職又遣之曰三帥但
同心併力聯絡相持勿與輕戰賊自不敢越
至遼陽縱至遼陽劉總兵督城兵射打于城
上本部院親督川土各兵拒戰于城下而三
帥各率奇兵徑趨撫順若搗巢者以促其歸
尚可保勝何必以遼陽爲念蓋三帥恐軍馬
餒弱不能抵賊屢要退守遼城而職故爲此
言以堅其意而助其氣非直謂遼陽可遂無
慮也今年正月初間職疏調甘肅寧固入衛
薊鎮兵馬及各兵之集昌通天津者速來應
急兵部又因廣寧討兵不另調撥却將甘州
兵馬分撥廣寧早到義州設防而寧固各兵
至今尚無有到遼陽者今年止有山西兵一
千九百餘名湖廣土兵二千九百餘名到遼
陽而又皆跋涉疲憊之餘休息未定教職如
何調度除咨撫臣周永春先遣叅將別鎮帶
領甘肅青州兵馬前來協力戰守總兵麻承
恩三岔河防援寧前副叅遊寶承武等兵馬

漸東爲廣寧壯勢又咨督臣文球遣薊鎮慣戰驍將提兵出鎮前屯併催已未出關兵將速來應援外伏乞亟

勅兵部星夜馬上差官分催各省鎮挑選精銳兵馬來援毋以孱弱紙上充數致職責備兵部因而得罪誤及封疆其關上揀汰援兵出關事務前曾議遣科臣祝耀祖以募兼閱旣經例轉或再遣科臣或卽着落督臣揀閱該部早宜明白議定以便責成廣寧爲遼陽後勁各虜乘機益肆要挾撫臣屢討援兵最爲緊急該部亟應別行徵募不可只將擬援河東兵數及職所討見在者調撥塘塞至于糧草缺乏該職差官各押同知通判等官催趲裝運而遼陽牛車至今尚未完及三千輛南搬北饋不穀萬兵供用西來牛沿路喂趕失法一到遼陽卽瘦死無筭又派與遼人趕車皆立意不與草料餓死情願受責了事此尤職仰天聽命無法可處者也併乞亟

勅計臣餉臣及地方各官星夜區處接濟以防內
潰之變危遼存亡在此一舉統惟

聖明裁鑒施行

○兵部尚書等官黃嘉善等題爲遼陽警報甚危
內地防禦當急乞

勅内外文武諸臣及早料理無致踈虞事爲照奴
酋自三路得勝連陷開鐵北關之後其意未
嘗一日忘遼也向之所以鷙伏蠕息而不遽
逞者特以嚴冬初春風寒草枯冰霜凍結兵

馬難行之故非真畏我而不敢動也節據偵
報造鈎梯打戰船築新寨誘合西虜種種逆
謀志不在小蓄銳而發人人料三四月間必
有一番惡舉動而今果然矣昨接經畧熊廷
弼賊兵壓境之疏與巡撫周永春飛報緊急
夷情之疏俱稱奴賊十七日駐兵撫順關口
撫順距遼陽僅一百八十里介馬則旦夕可
馳至城下城内外援兵雖已有十萬然奴兵
氣強我兵膽怯戰守之勝負堅瑕俱未可知

所恃者經臣調度有法必能摧鋒挫銳使奴
賊不得長驅奈何不先不後火藥盡焚似若
有崇焉爲之孑然孤城終爲可慮則遼陽危
甚矣遼陽危則廣寧得晏然無恙乎遼陽僅
隔三岔河一衣帶水耳河東失守河西必先
被兵不得漫言震隣而忘剝膚謂宜令總兵
官李光榮速提重兵聯絡兩河之間以絕東
西夷虜之勾合儻遼有急出奇往援亦一便
計毋諱百里趨利觀望不前如或虎墩炒煖
諸虜乘機分犯則廣寧首尾受敵策應兩難
撫臣皆不可不却顧而周防也過廣寧則山
海矣督臣坐鎮叢關跨制遼薊三韓聲援都
城屏蔽在焉薊帥王威宜預選標營各路精
兵一萬名相機統領移駐山海會同總兵劉
渠關兵五千名乘障列陣畫地分守而永平
道臣袁應泰復出原練募兵三千以佐之此
又該鎮督撫所得爲事也至于都城則根本
重地武備久弛及今整飭已見爲晚尚得泄

泄然狃處堂之安乎計賊由薊入則通州乃東北咽喉也賊由海入則天津乃東南要害也通州叅將天津遊擊各有設防額兵又各添駐防總兵王學書畢應武遇有賊警二帥各督該營額兵并練臣徐光啓所練新兵扼要防守更爲得力若城外列營則有戰兵十枝車兵十枝見在京營宜照往例令各副將分領畫地戍守至

皇城四門內守以紅盔圍子手錦衣衛校尉等軍督之者勲戚臣各一員與車駕司官一員巡視科道二員

皇城四門外守以巡捕營哨夜等軍督之提督中軍把總與職方司督捕司官一員巡視科道二員內城九門各住營兵五百名各督以文職大臣武職勲臣一員重地七門各住營軍五百名各督以文職京堂武職勲臣一員內城壕口每營軍一名重城壕口每班軍一名與夫兩城敵臺鼓樓東西四牌樓東西東

安西安北安大明等門江米巷東西猪市口
東西共十八處各駐營兵五百名各督以文
武官一員巡視科道二員臣部計議已定所
當令總協二員與文武勲戚諸臣早爲申明
分派者也抑臣等尤有說焉內外防守軍兵
缺一不可而分督各官亦缺一不可今九列
晨星臺省寥落脫有緊急勢必妨悞乞

皇上速補大僚速下考選以備前項之分委濟守
城之缺乏是尤今日第一要務也臣等聞報
心驚用敢合詞上請惟

皇上自爲社稷

宗廟慮諒不以臣等爲張皇而過計矣伏候
勅旨申飭施行

○戶部尚書李汝華等題爲糧草罄盡至極軍馬
餓損可憐防守兩難旦夕坐斃泣懇

嚴勅催發接濟以救急命事山東司案呈經畧熊
廷弼題稱前事等因奉

聖旨該鎮糧草罄盡軍馬餓損何以禦賊前有屢

旨着設法趲運各官全不經心以致缺乏罪
將誰諉海運糧石着督餉官多方催償務期
早到已過海的着督撫嚴催道府官星夜搬
運接濟務期足用不許仍前怠緩致悞軍機
違者從重叅處欽此爲照兵貴足食接濟不
前是速斃也有兵與無兵同餉須預備輸運
不繼是坐窮也有餉與無餉同當此奴酋未
滅遼左孤危士馬雲集芻餉日需臣部誼切
同舟豈待經臣之告亟而始竭蹶以趨除前
四百餘萬付之東流皆出臣部多方拮据者
不具論惟是經臣任事以來臣部搜括盡矣
借貸窮矣只靠加派銀兩抵充糧餉且耗費
于調兵募兵者已去大半至今外解杳然而
近日陸續發過餉銀總計百萬有奇至本色
陸運則牛車之督發未嘗敢遲也海運則船
隻之題催未嘗敢後也如派運則疏覆餉臣
之條畫亦未嘗敢羈也臣部惟力是視而力
已殫矣賴餉臣協力同心昨歲從登萊運至

金蓋者二十萬石從天津永昌運至山海者十五萬石且催辦牛車而以轉輸舊運督備淮船以之兼資新運無事不題請無日不檄催近日山東派運六十萬天津派運五十六萬業報二月間曾發一十一萬石開洋抵遼餘亦次第發行卽餉臣矢心自效而心已灰矣無柰殫心力而圖者此餉殫心力而不能圖者亦此餉則餉之入孔有限而餉之出孔無涯也有一兵卽有一兵之糧有一馬卽有

馬之料無論將來兵馬十八萬駢集遼東就今現在九萬軍兵四萬馬匹因兵計糧每應月支本色米五斗合計該支四萬五千石歲計之則五十四萬石矣月支折銀一兩一錢合計該支九萬九千兩歲計之則一百一十八萬八千兩矣嗣今儻足十八萬之數歲計用糧則一百零八萬石用銀則二百三十七萬六千兩矣因爲馬計料除自四月至七月放青不支本色每月每匹只各給折色九錢

共該銀一十四萬四千外餘自八月至三月
每匹日支豆三升三合月支該四萬石總計
則三十萬石矣日支草一束月支該一百二
十萬束總計則九百六十萬束矣嗣今馬匹
漸增則本折又遞加矣一切召買草豆之值
又倍出矣其間海陸二運脚價等費仍需數
萬金而將領自總兵以下月支本折雖遞有
差無非取給新餉縱不得溢于數外亦豈能
縮于數內乎竭澤焚林所獲有幾量入爲出
將若之何今奴虜合謀又屢見告矣厲兵秣
馬飽騰正此一時乃經臣據司道呈詳有糧
草罄盡軍馬餓損一疏臣讀之不覺心骨俱
寒夫遼東數月來仗經臣之選將調兵開壕
謹堠以保無虞豈非疆場之鎮

廟社之憑臣部苟可擔粟負芻以佐其急豈有愛
焉竊計餉雖專司事在分任內而發銀則臣
部職之外而搬運則遼東司道職之中而督
催趨運則該管地方各督撫職之說者謂糧

草罄盡皆緣司道昨年狃于軍利折色之說
不早運買以至有今日又謂開原窖粟皆吾
內儲既不先取又不妨護聽賊裹之而去致
經臣扼腕士民無敢望藩鐵移一步者惜哉
以糧資盜事往矣臣復何言惟是舊積金蓋
有二十萬石山海有十五萬石不識關外曾
運盡否果運之已盡則九萬士卒月支不過
去十之一二何至倉廩僅餘萬斛何至三月
絕無可支如運之未盡則馱載有車矣擺撥

有人矣車運者可以車計人運者可以人計
計日計程絡繹不絕儘可充雲屯之腹而樹
京坻之觀該司道正其職業而乃云饑餒不
能荷戈可他諉耶頃接餉臣咨稱金州及旅
順口舊糧十萬石山海關舊積新運共糧近
四十萬石向以牛車不辦難于起運今北直
隸七府牛車俱已出關又出關騾車每輛帶
糧十五石達廣寧永平經運五千石達遼陽
此近日催發糧料車牛之大槩也不知沿途

何以不至夫去歲抵關之糧止運二千四百
餘石者以車少而運火噐之多也今車多而
火噐已完矣金州旅順之糧以無舟車可運
也今海蓋詳動銀一千一百五十兩修唬剗
船而牛車之解發又至矣則抵關抵岸之糧
遼左各道無可誘者有味哉此咨則今日乏
糧之由不在內而在外明矣旣已筦錢穀之
司膺封疆之寄際此危急存亡之秋難以釋
負旦夕亦難以謝責他人正宜料理本色月
計若干歲計若干早爲轉輸庶不臨急疾呼
而重經臣之亟請語曰析人圭者謀人事乘
人馬者分人憂豈虛語哉微獨遼東凡爲臣
子所在運餉地方事成則兩有功事未成則
亦兩有責倘人人肯顧

國家個個肯忘勞怨何愁轉餉不前無以伸敵
愾之氣自今以後應搬運者速搬運應督催
者速督催雖有餉臣總其綱維而一手一足
之力不能左右畫而東西趨以遮洋則責之

淮上總漕以登萊則責之山東巡撫以天津則責之順天巡撫以山海則責之薊遼總督以關外則責之遼東巡撫各照地方各照派數刻期督運務使灌輸如流每半月各將催趲運完數日報部備查以後斷絕責有所歸如此中外相成則予以養軍蓄銳可無今日之虞矣臣請

嚴勅內外當事諸臣正此意也仰荷

明旨一則曰着督餉官多方催趲再則曰着督餉嚴督道府官星夜搬運接濟蓋凜然亦交相責成之誼臣敢不奉以從事一面移咨本部餉臣一面移咨各處督撫速催新運早到彼處以濟饑軍至淮船之檄催久矣至今無一至津門者將航海奚從又各處督撫非奉天語叮嚀恐臣部難遽責成懇乞

聖明速下臣部前覆餉臣造船海運諸疏仍勅經撫嚴催催造船隻勒限至天津以備發運并勅下山東順天遼東三處撫臣及薊遼總督一體

遵行各督監運等處晝夜飛輓毋得借口推諉毋得愆期後至共相黽勉圖濟時艱以紓皇上東顧之憂如有糧無船有船不運有運不催或不依期報部皆係怠玩違悞軍機臣部與餉臣定遵

旨從重叅處庶各官知責不容辭事不容緩海陸並運海陸亦並催數月間便可轉二百萬餉于遼東兵馬宿飽戰守兼資以展經臣之畧而收全勝之功端在此舉矣

○吏科給事中姚宗文題爲奴賊聲息甚緊懇乞聖明面決群策以保危疆以安

宗社事臣奉

命東閱出關五月矣兵馬錢糧粗有頭緒還至前屯督造奏報文冊心念奴酋之謀已深伏已久必有鴟張獸攫之情我之兵未練食未充尚無雷轟電掣之勢每爲撫衾廢寢當食廢餐耿耿于懷不能捐釋于本月二十日忽接遼東撫臣周永春塘報准經畧咨爲急調援

兵以救危急事又准經畧咨爲亟請火藥以濟目前萬分緊急事又准經畧咨爲聯絡兵勢以壯聲援事等因到臣竊思奴賊之兇狡異常驕憑屢勝之勢以奸窺內地而自冬狙春偃伏不動非真畏我也彼見昨年三路之敗師覆于賊境疑今年復圖往勦故縮足伏翼于巢穴中以待我再見我不往彼必將來今者或出兵以擾我或頓兵以餌我而要其豕突鷲颺定在旦暮夫掛樹之猿傍檻則收高空之鳥投籠爲獲何必以不來爲幸哉所慮者鷄鵝魚麗之陣未成也士飽馬騰之勢未壯也以此當賊似非萬全然賊果狂逞當圖預設偵探宜早布置宜定早則無憂掩襲定則不致張皇且收主客之衡策奇正之用登壇誓衆激以慷慨之誠秉鉞視師申以賞罰之法此在經臣定有深畧第臣往者有疏請增兵廣寧爲遼陽聲援增兵關內爲廣寧聲援乃托之空言竟無實濟撫臣周永春同

侂義切自總鎮李光榮與援帥張應龍所統
而外廣寧之兵無可調發又議將副將竇承
武叅將倪承勳等漸移東向以壯聲勢河西
將領兵不滿千挑選東移此愈單弱必關內
有兵挨次出援乃可而關上兵伍新立未滿
三千似非及腹之鞭可嘆露肘之象則倉卒
而議兵難矣臣往者疏請設處錢糧亦如議
覆之後尚須候

旨得

旨之後尚須徵解故末後卽以那移借用爲言計
部雖在議行而那借之說直至今日方爲議
及夫遼東之兵心未堅民情亦復易動不能
爲陶征西忍十日餓以擊賊不能如晉陽之
民沉竈產蛙死守以存趙昨見經按二臣之
疏本折俱已告匱將畫餅而難充恐量沙而
無濟則倉卒而議餉難矣嗟乎一隅危擾四
海沸羹萬姓側心寄命無所此

皇上宵衣旰食之時如漢廷切責承推之日乃今

諸臣疏請臨朝裁定軍國

皇上以

聖體未調未慰羣望輔臣待罪

溫旨頻頒此以藻治太平尚嫌涉于套數况今日
何日哉甚至密雲道臣與開原道臣一則以
彈壓重鎮一則以圖復危疆舊密雲道喻安
性勲庸久著而拜建牙之命舊開原道韓原
善振刷方新而有支牀之戚卽宜推補以寄
勛勤因銓篆塵封遂羈啓事夫持籌不給者
不能分精神之半以持衡往日之議署原非
計臣之控免是也新推冢臣欽簡甚易
皇上何難一舉筆之勞使廢閣不報而坐悞封疆
重寄乎假使奴賊大逞果一旦得志于遼陽
試究其所垂涎者當更在何地其所包藏禍
心者當更作何事臣願

聖明垂覽轉環則

皇上之瞿然悟惕然省

臨御詰責二三大臣面詢臣工以圖兵食之策

以定除勦之猷不待臣言之畢矣

○遼東經畧熊廷弼題爲亟催各道以圖共濟危難事據遼東監軍道叅政高出叅議邢慎言呈稱照得兩道以去年十一月內先後出關受事維時遼陽分守道有閻叅議開原道有韓僉事四人共事各營其職雖可勉強支持而軍旅倥偬之際猶苦日不暇給居無何而閻叅議以病去矣守道之印以開原道帶署矣又無何而韓僉事獲以艱去矣兩道印務

本部院不肯聽委餉司與各廳不得已職出帶開原道職慎言帶分守道矣夫監軍何如任也今日之監軍又何如其繁且急也今日之守開兩道又何如其填委而切要也乃兩道又各分攝一篆欲無妨誤隳廢得乎兩道旣各監數萬軍日日料理兵馬器械戰車糧芻夷情軍機業已不遑寢食而城上城下城內城外處處皆宜修繕凡築閘濬壕貼裏城葺塚口催磚灰一切拮据業奉本院之督趣

者蚤夜不得間而不但此也賊已到關三帥
出關一切戰守機宜兩道當親往督之審其
形勢權其進止杜其觀望防其退避正是本
等職業而皆以此印務株守一城可乎若開
原道雖地方陷沒而收拾更艱其調戢募兵
歸附逃民皆費心力乃目前有撫賞一事慶
雲市口改諸長勇地非本轄官非同局人非
素習而職出纔旬餘代庖之人茫然不得其
要領此事成非有功不成却有罪今伎倆靡
措已形見而力窮矣分守道則政務殷繁而
措辦尤苦無論重大瑣細一切仰給皆費追
呼乃最要有牛車一役轉輸供饋計用數萬
置車旣難散牛亦難派夫尤難而職慎言纔
旬餘代庖之人經理頭緒此其伊始軍食旣
欲接濟民勞又欲調停但專精此事他俱有
所不暇矣夫以兩道極重極難之事加諸兩
監軍急煩急苦之身兩道不足惜其如悞公
事何左右奔驚綿力已竭四顧徬徨他無可

委計非速催二道星馳前來分任將事必難
濟地方必無幸矣薛參政陞金復道已久止
因改守道之

命未下以致遲遲其行更應速催之來併接二道
印務計其捧檄星駕義不得獨後耳若監軍
重務兩人尚少大兵再集更應添設征播之
役監軍六人今贊畫主事以引咎回籍待

命僅兩道支持不前應照本部院疏請改贊畫爲
監軍道速賜亟催嚴限到任庶職守分而責
成專羣力舉而大事濟矣等因據此爲照遼
陽開原兩道爲河東地主職與監軍道不過
暫設之官一事無地主則一事不得行一日
無地主則一日不能過而贊畫監軍道則職
之廢心左右不可一日離者也今劉國縉久
已回衛候

命止遺監軍道兩人又爲遼開兩道印務所苦不
可言除軍馬器械戰車糧草車牛夫役打造
趲運一應夷情軍機職與兩監軍道無日無

夜廢寢忘餐極力拮据外又爲遼陽重新做起家當遼城二百數十年無人收拾皆爲海風所蝕尺尺寸寸無一不頽塌無一不爲碎磚亂石所軋累每砲震一聲則磚石皆搖落自下城裏面無磚封其土皆流卸如平坡人皆埋塚于其上又人家做屋築牆皆于其上取土無禁城面窄不能並騎冷舖柵欄無一存者而城外周圍根脚爲塵土所封高至六七尺此閔臣姚宗文見城不可守而有發銀萬兩建敵臺之議也月來督率官軍民夫幫築自在州裏城寬餘二丈軍民皆輸助銀米磚柴踴躍從事今堞口欄牆冷舖懸樓柵欄幸已皆完復已幫築遼陽大城又清出城根從壕起土幫寬馬道五六丈作爲戰場背城面河以便射打而又築堤建閘開窟造磚燒灰伐木斫柴一切極凌雜極委瑣爲腹裏丞尉官所不屑爲之事而職皆一一身親之每晨起馳馬而出周巡至夜指示慰勞饑疲困

億至兩臂皆磨成瘡瘡而夜復檢點文書至四五鼓不得寐使遼開有人料理監軍有人幫助大家齊手併足以爲職幹辦職何苦甘受勞不惜軀命一至于此伏乞

皇上亟下遼陽道薛國用金復道胡嘉棟之

命星夜馬晉淮來到任併

勅吏部速補開原道速改贇畫爲監軍道俱揀賢能來任協同兩監軍與職幹辦留得職身猶能竭犬馬之力爲

皇上當賊無徒累死職而且以死累封疆大事也○浙江道監察御史左光斗題爲天意未嘗亡遼人心不可棄天懇乞

聖明罪已諸臣各自罪以無獲罪于天無獲罪于祖宗事職觀今之策遼者皆曰徵兵兵逃徵糧糧盡徵馬馬死徵牛牛死甚至百萬硝磺立刻而燼一言以蔽之曰天意噫是皆不忠于

皇上之大者也職嘗反覆古今興亡理亂之數亂之終治之始天非惟無意且有深意焉但看

人主承受何如耳易曰蠱者事也壞極而有
事也蓋不極壞而人不肯事事或反以有事
者爲多事惟壞之極矣則君臣上下同在覆
巢焚棟之下震風凌雨之中于是醉夢不得
不醒嘻笑不得不涕手口不得不作肝腸不
得不洗蒙蔽不得不破格套不得不除時忌
不得不寬禁錮不得不開庶幾一番破壞一
番振頓是以唐之靈武奉天皆以喪敗之餘
成中興之烈宋之紹興臨安屢挫屢奮偏安
百年若非奸黨相尋未必卽至航海故曰禍
亂之作天所以開聖賢也而今竟何如哉今
天下敗壞已不爲不極矣且醞釀胚胎以有
東方之事三年以來不爲不久矣而側見
廟堂之上未見有爲

陛下分任一事如長途之爭負者未見有共任一
事如推車之必前者未見有已做之事至此
結局者未見有將舉之事自此開頭者醉夢
如昨嘻咲如昨手口肝腸如昨蒙蔽格套如

昨日忌禁錮如昨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如飲
狂泉如遭晝魘對面憂形于色轉眼卽忘開
口情見乎辭到手卽亂逆奴之仇可忘而必
不可忘中國異己之人罪弁罪帥可赦而必
不可赦空谷廢棄之士屬國屬夷不用土司
土兵可用而必不可用考選臺省之人庸輔
忍于誤國而不思頑樞敢于誤國而不顧眷
留變爲切責切責變爲宣諭未必盡出

聖意與否如其信然是

皇上又忍于負國而不忍于負誤國之臣嗟乎嗜
進者夜行懼罪者偷蔭諸臣爲一身計猶可
陛下任

九廟之託柰何置安危于度外哉今日之事先請
自

皇上始而

皇上亦無多事事也但一

御朝廷見群臣草一詔遍告遼東將士告天下
百姓告海內義士忠臣卽